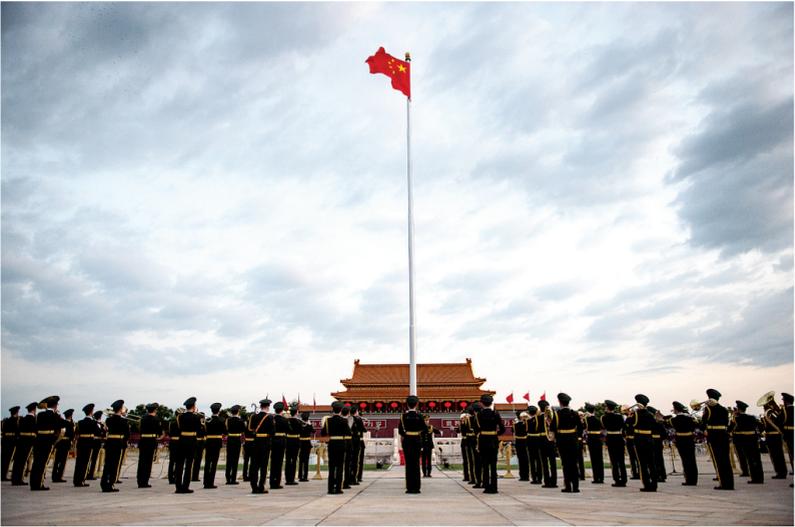


# 在天安门广场度过的第9个国庆节

张廷贵



北京是一座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，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，天安门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而一张天安门前的合影照，几乎是每个中国家庭相册里的标配。因而，每年在花团锦簇、欢声笑语、处处洋溢着喜悦和欢乐的天安门广场过国庆节，已是我的常态，我已坚持了快十年之久，留下了数不胜数、过目难忘的开心镜头，正在酝酿一本纪念影集呢。

回首过去，我思绪纷飞，感慨万千。从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北京，到二人组合，再到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；从住工地、地下室、小平房，再到南北通透、视野开阔、采光充足的大三居；从行军仅仅一个编织袋，到室内彩电冰箱应有尽有。感谢北京用一颗宽阔之心，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了我，让我圆梦。

2003年春节后的一天，让我一直记忆犹新。无意中听说，二舅家的表弟和其他几个人，包大巴车到北京建筑工地去做工。我顿时想起那首儿歌：大雨哗哗下，北京来电话，让我去当兵，我还没长大……那是一个夕阳照耀的下午，我简单火速收拾了一下行李，义无反顾上了他们的车，行色匆匆的第一次出远门，去人生地不熟的大北京。

有人说人生中应该有两次冲动，一次是说

走就走的旅行，一次则是奋不顾身的爱情。然而我不是去旅行，也不是为了爱情，是无意中命运伤了，身心俱疲的我唯有选择离开，试着去改变自己，不然我会继续伤悲，正所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它无法使我屈服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抵达北京北四环一个叫健翔桥的建筑工地。而今，那里已是气势磅礴的大楼。

那晚，我第一次仰望星光灿烂的北京夜空，猜测闪烁的星星们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事重重。此处成了我到北京梦想起航的第一站，如今每逢有意无意的路过，我总会情不自禁的行注目礼，过去的时光仿佛还停留在昨日。同来的人，在劳作之余除了打牌吹牛外，几乎也没有什么事做，我内心充满了孤独，我要与智者同行，与善者为伍。然而，无处可去的我，也只有吃住在简陋不堪的工地上。

哲学家萨特曾说过，“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是亘古不变的，一是高悬在头顶上的日月星辰，二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”。我有自己五彩斑斓的梦，信心满满的希望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。俗话说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我能所有年轻人一样，渴望在京城有一番作为，交出人头地，但又是何等艰辛。

无奈，北京仅有几个通过信函的报友，并无贵人相助，也无特长，赤手空拳到一片茫然。不知道自己选择是否错了，有过彷徨，甚至慌张，而箭已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

我在报摊买了几份有招聘启事的报纸，每一天都在求职的路上奔波着。因为喜欢读书看报，甚至还去应聘报刊投递员，但听说单位提供的交通工具要预交押金时，我立刻退出了。我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，一个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车夫青年祥子，怀揣着个人的奋斗目标，一开始卑微小心地活着，只为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，他想要通过自己努力在城市里生存下来。

正式入职某文化传播公司后，在那工地也快住了一个月了，与工友们格格不入，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志不同不相为友。与其互相不懂对方，我当机立断租房搬开了。

年底回家过年时，有乡邻问我还回去吗？我一副风轻云淡无所谓的样子说：“去！”而心里却是虚得没底，混混沌沌的过了一年，依旧一无所有。

记得莎士比亚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我两腿早陷在血海里，欲罢不能，想回头，就像走到尽头般，叫人心寒，退路是没有了，前途是一片沼泽地，让人越陷越深。

我的人生也是没有退路，只能前行。第二年，我又重振旗鼓返回北京继续打拼追梦，到2004年底回家时，可巧遇见另一城市打工的农村人，他听说我从北京回来，竟脱口而出地开玩笑说：“北京市民回来了！”顿时让我哭笑不得，成为北京市民，落户北京，那时多么遥不可及做梦也没想过的事儿啊。

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到北京第三年的2005年春天，无疑是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。在这偌大的京城之中，我邂逅了她，茫茫人海中遇到知心爱人，缘来你在这里等我！

我们由陌生到认识，到熟悉，慢慢彼此有了好感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。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姐，大大咧咧，不做作，性格敢爱敢恨，洒脱直爽。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于2006年1月23日嫁给我，让我也由衷想起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求婚情书：“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。我这个乡下人，足足喝了杯甜酒，是我这辈子的福气和造化啊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安全感，转眼间，我们在一起16年了。

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2017年，我具备了转北京户口的所有条件，一跃而成为梦寐以求的北京市民。往往是好运连着好运，喜出望外的还在后头。2016年，爱人所在的村庄配合机场

建设，与附近几个村庄开始拆迁，三年后的2019年元旦喜迁安置房。如果仅凭我上班那可怜巴巴的薪水，在北京买房，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然而，不经意间所有梦想都开花了，接二连三有了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过着一种看似绚烂夺目的生活。

早在一周前，我们报友群里即有友情通知：伙伴们，4号至6号北京小到中雨，7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见，可否？但是我迫不及待了，想抢先赶到现场。10月1号天刚蒙蒙亮，我便心急如焚地邀请爱人一块去，让她作伴陪我，是我别有用心，的主要是让她给我去拍照，想和天安门、大花篮等等多拍些合影留念。游人当然可以代劳，但有个专职的摄影师，随时随地想拍拍。

我们赶到时，升国旗、唱国歌的仪式已结束，又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。见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的人越挤越多，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，如果说奇迹有颜色的话，那一定就是“中国红”，真的是恰如其分。好多人还特意戴着红红火火的口罩，有的还手持鲜艳夺目的国旗。而巨型大花篮，更是通体“中国红”，浓浓的喜庆、祝福之意，还配有金色纹饰，庄重而华贵。

尽管我错过了与众人高声齐唱国歌的环节，可是每每站在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，站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，站在一辈子必来的一个地方，我心中都会涌出强烈的爱国热情，会情不自禁地哼唱那首经典儿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向天安门敬礼，亦是我心中永恒的歌。我爱北京，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在我心灵深深扎了根。

我自豪，我骄傲，我又在天安门广场过国庆节啦！

■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影



## 老家的秋收之后

田守勇

秋凉了，不经意的早晨竟然开始下霜了。赶紧着，把村西旱田地里的玉米、大豆、高粱，还有地瓜什么的收回家，翻地平整后叠好田埂，伴着化肥颗粒耩种上冬小麦。

随后的好几天就是收割水稻，放倒的稻棵一排排整齐地码放在湿漉漉的田地里，晾晒上几天，捆成把子，运到地头的场院里，然后就是热火朝天的打场、扬场，黄澄澄的稻粒晒干后灌袋先拉回家里，稻草就近垛在场院或者田间地头，闲下来再慢慢往家里运。这样，秋收就算是结束了。天气日紧一日地转凉了，冬冬已从村外向村里迈进一只脚了。

忙完了地里的，家里堆积的收成需要及时晾晒加工。在某个响晴天里，稻谷摊在扫净的地面上晒干，热腾腾地倾倒在粮囤或盆缸里；豆荚铺晒晒后，抡起三股叉、木杈一阵敲打，或者拖拉机、碌碡在上面碾压上几圈，挑开豆棵，地上就是圆滚滚的豆粒。拾掇玉米和地瓜则需费一番功夫，前者要扒皮剥粒，后者需切片晒干，要忙活老长一段时间。

秋后的农家，经常呈现出一幅鼓舞人心的丰收画面：院子里，黄的玉米光彩夺目，红的高粱如火缤纷，紫的地瓜显得低调又敦实。院里几棵栎树、桃树、枣树的树干上，捆系着玉米，围着一圈，顺着树干向上攀；房檐下吊着高粱，粒穗饱满，常有麻雀蹲在上面叽叽喳喳；地上堆着地瓜，一丛丛，一堆堆，院子里只容下人走的小道。

鸡鸭鸟雀兴奋得一改常态，欢快频繁换着地方啄个不停，对一声声轰赶的声音，反应也迟钝了许多。一家老少围在一起，中间是堆积的玉米棒子，一人用叉子顺着凹槽把玉米由上而下推下来，穿掉几行玉米粒，其他的人再用手把剩的剥下来。因为去掉了几行，所以经常是用手掌握住玉米棒子前后一搓一拧，玉米粒就哗哗地落下来，手里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芯。

又洞子是老家济宁那儿每家每户都有的，一种专门剥玉米粒的工具，半米多长，小手臂般粗的木棍削光滑，通体挖出一道凹槽，中间抠出一个洞口，钉上一根小拇指般粗细、头部扁平的铁棍，凸出凹槽，把玉米棒子顺着凹槽由上而下推，碰到斜着上攀的铁棍，就有一行玉米被剥下来。

又洞子虽是个轻便的工具，可是一旦玉米打滑，离了凹槽，手掌顺势滑下来，碰到铁棍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惨。每年村内都有刺破手掌、划破手指的，听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，父母都不让玩弄又洞子，直到年龄渐长，可以自如地操作为止。

已是秋凉时节，阳光依然温暖。围在玉米堆旁，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动作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坐不住的小孩子，不免浑身燥热，心烦意乱。再就是每天放学回家，特别是晚饭后，放下碗筷，就搬个凳子围在玉米堆前剥玉米，也的确是一件比较乏味的事儿。长时间的搓擦摩擦，手掌发红，还隐隐作痛，所以总是边玩边玩。捉几条满地乱爬的虫子，丢给在旁边乱窜的鸡鸭，撕扯几条玉米皮，编个动物的形状，或者一条长长的辫子……

虽然只是大沟北养鱼池那一小块儿地里种些地瓜，地偏且相对贫瘠，却收获很多，堆在院子的一角，似一座小山。地瓜的加工储存相对更麻烦些，先搓掉泥，洗净，用专门的刮刀切成片，或晾在房顶上、院子里、大路上、地里，或在地瓜片上再切上一道口子，挂在绳子上。

那时候，每家的庭院里，还有路边的树木之间，都横七竖八地扯上一道道尚绳麻线，挂满一溜溜地瓜片。晾晒几天，地瓜片干了，有些泛黄，一股浓浓的地瓜香，在村子内外氤氲缭绕。如果碰上阴雨天，潮湿的瓜干堆在房屋里，用不了几天就出了绿斑白毛，有着刺鼻的霉味。

还要留出一些地瓜，放进地窖或地井里存起来，地窖和地井都是在院里挖的。地窖四四方方，深一米左右，把地瓜放进去排好，每层填埋一指厚的土，最后再用土堆埋起来。地井深两三米或更深，直径一米左右，把地瓜、萝卜等堆放在井底一侧就可以了，整个冬天都冻不坏。每次饭前，母亲就用根绳子系在我腰上，或勒在胳膊窝里，把我顺到地井里，抬上半篮子地瓜，再一并提上来，地瓜像新收回来时一样新鲜。

从入秋玉米地瓜长成开始，家里每天的主食就换了样。玉米还很嫩的时候，就挑拣一些粒籽相对饱满的带回家，煮熟了吃，也能剥下粒来熬稀饭。一天三顿的稀饭，大多还是地瓜粥。洗净去皮的地瓜切成一块块的，放进锅里煮，出锅前下点儿面，稠稠糊糊的，一人一碗，不用吃馒头就饱了。还有煮地瓜，烧火做饭时扔进锅腔里的烤地瓜，每天的饭桌上总少不了这些。特别是地瓜，更是一日三餐离不了，直到现在，有些同龄人一提到地瓜，胃里还泛酸水。

不觉已是秋末，总是不由想起小时候秋收之后的那一通忙活，每次回想，就像啃着刚收回家的嫩玉米，甜津津，香丝丝，带着家乡的熟悉味道。于是，对那一段充实、简单的时光，更是不能释怀，更是品味悠长。

### 长镜头

## 半个世纪的倾情讲述：我的济宁情缘

段修桂



孩童时，我不知道济宁在哪个方向，不知道济宁长什么模样，脑海中的济宁，是与一位老人联系在一起的。一年一度的回家过年，他总会给我带来南门的天津包、壮馍，兰芳的羊角蜜，玉堂的花生米、豆腐干。虽然数量极少，但在那个年月，却是难得的上品。

大年初一早上磕头拜年，还会得到一张崭新绿版的两毛压岁钱，还得到过一个能翻跟头的玩具猴！这位过年带来好东西的老人，就是我的祖父，一生终老济宁的手工业工人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，每年春节前的某一天，去池头集赶集或买年货的邻居来我家传信，叫去几里外的池头集汽车站接祖父。叔拉着地排车接的时候，有时带着我。

雪后的原野，寒风刺骨，雪后的路滑如溜冰。到了公路停车站东的池头集饭店，会看到身材高大，有些驼背的祖父下车后，正坐在饭店里煤炭炉子旁取暖，身边放着几件旧行李，炉口上烤着从济宁带来的精粉天津包。有严重肺气肿因而并不多说话的祖父，把已经烤热乎的天津包递给我。轻轻咬一口，焦香焦香的，舍不得咽。一不留神，羊肉馅里的明油，会滴到了棉袄的前襟上。

自清朝道光咸丰年间，我的先祖就在济宁运河边玉堂酱园南邻的税务街从事打铜手工艺。几代人辛苦经营，至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有了几间当街门面。家族近房不少人在此谋生，祖父也在老家置买了二十多亩良田和一挂大车，大大的宅院里建起了大屋。

听家里老人们说，祖父八九岁就被曾祖父带到济宁学徒。时局的兵荒马乱，逼着曾祖父只顾做生意挣钱，不大关心身患的疾苦，恐怕是自己的儿子。老爷没日没夜跟着打杂，尽管相距不足百里，加之河流阻隔，六七年却不回滕县老家一次。

一天，已是少年的我祖父外出回到店铺，看见一位陌生妇人正在屋里拾掇，就偷偷问曾祖父，来的这个客是哪里的亲戚？曾祖父负责说，她是娘，你怎么把娘忘啦？祖父伤心惭愧至极，跪在老奶奶面前，母子俩抱头痛哭。

1953年公私合营后，因土改后老家土地需要耕种，家族不少人丢下手艺，回了滕县老家，

还剩下祖父和我叔伯大爷。而最后，只有我祖父孤守在税务街的老房子，成为五金厂职工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国家经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，几岁的我是长门孙，成了全家人的重点呵护对象。那时候城市供应能勉强维持生计，祖父忍饥挨饿，也要定期从济宁捎回商品粮面粉和饼干之类的点心，八月十五偶尔还能捎来几包月饼，保证我基本不断顿，成了同龄儿中衣食无忧的幸运儿。这样的待遇，比我大7岁的二姑、大11岁的叔，是很少享受到的。

童年记忆中的祖父，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，时常听到他轻微的呻吟和剧烈的咳嗽。祖父的前半生，在精通生意的曾祖父调教下，成了税务街打铜的一把好手。一块块沉甸甸的红黄铜饼，在焦炭炉火的高温烧冶下，经老手手里的锤子反复地斤打，再细致地錾焊研磨，就变成一件件闪闪发亮、造型独特的碗勺壶盆罐灯和烟杆等器具。这些东西经久耐用，保存到现在，算是有些价值的工艺品了。

老爷半生劳作，挣出了在老家农村算是不菲的家业。我记事的时候，家里还存有不少的铜器、铜制钱和铜炮皮，甚至还有一套锣鼓家伙，有铜锣、铙和铍等，唱戏可以做打击乐，甚至还藏着130多块银元。

患病之前的祖父，却是一位记性很好，擅长说“三国”评书的有趣老人。济宁古城因运河漕运而兴，是水陆码头、交通枢纽，明清至民初为北方著名商业繁华的开张兴盛。

南门太白楼、土山附近，各类戏剧书场听众云集。稍通文墨的祖父，劳累休息之余，应该是这里的常客，耳濡目染，竟然可以说全本的“三国”。每年春节，祖父回家过年，便是“开书场”的时候。农村人猫冬没事，白天在南墙晒着太阳，晚上在牛屋烤着火，一连好多天，听祖父说“三国”，夹带着评说济宁的市井人情。

在那个交通不畅、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济宁对于老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是近在眼前、远在天

边的存在。祖父的评书，在讲述三国故事的同时，也为他们打开了济宁州面貌的一扇小小的窗口，这应该算是那个时候的“春晚”或“百家讲坛”。但是到我记事的时候，祖父已经肺气肿严重了，说话气短，很少与人言语了。这应缘于严重年轻打铜，一年四季被炉火炙烤，昼夜劳作，加之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，身体慢慢垮了，不到六十岁，1967年腊月离开了人世。

到我长大成人，当了民办教师时，一边代课，一边请长假在滕县三中复习参加高考。命运女神对我眷顾有加，虽然数学知识近乎于空白，误打误撞，我竟然考上了大学，被录取到济宁师专中文系，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这时，祖父去世十多年了。按照家族传统，去济宁上学的头一天，叔和堂哥领着我，到祖林给先祖和祖父上坟磕头，鸣放鞭炮。到了济宁后不久，我即央求家居济宁本地的班长当向导，专程去童年时候就神往的税务街。

从红星路到共青团路，过阜桥口往西不远，就到了南门。那时候，老运河边玉堂酱园的老式建筑还在。玉堂再往南，就是税务街。来到这条保留着清代风貌的商业古街，仿佛置身于江南的古镇。

按照父亲告诉我的门牌号，街东首不远处路北，有一处小瓦房的老式铺面，这就是祖父曾经住过的老房子，已经做做道缝纫社。东邻的老房子，是1953年公私合营以后，成为集体资产的我家的几间门面。

先祖和祖父的旧居就在眼前。徜徉在税务街有些打滑的石板路上，浏览着两旁错落不齐的老店铺，我仿佛穿越到了多少年前，看到了铜花飞溅的炉火旁，先祖们和祖父忙碌的身影，听到了夹杂着南北口音的生意人的吆喝叫卖，闻到了济宁小吃的那氤氲香气……

毕业离开济宁，最初的几年，我几乎每年都趁假期偷偷去济宁，既算作故地重游，也借机去税务街看看老房子。房地产热兴起的时候，按照大爷的提示和父亲的吩咐，我也曾去过税务街附

近的房管部门，咨询过祖父门面房的产权归属。

1996年，滕州市机关党工委组织去聊城孔繁森纪念馆参观学习，返程在济宁太白楼短暂停留。我又一次去了税务街，街道两侧已经新起了商品房小区，林立的高楼下，古色古香的税务老街，连同祖父的旧房子已经荡然无存。这次的中途济宁之行，给我的是无限的惆怅和遗憾。

几十年间，济宁已是鲁西南的工业经济中心，成为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。税务老街消失了，但街名仍在，并且承袭了过去年代的经营特色，成为济宁一条著名的商业街。

这几年时间充裕了，我又多次到济宁，登太白楼，瞻铁塔寺，看博物馆，过竹竿巷，游太白湖，但无论去什么地方，我总忘不了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税务街，总要去那里转一转，在小饭馆里吃顿水饺或猪肉干饭，在玉堂酱园买几提酱菜腐乳。

现在，我也早有了第三代，更体会到当年祖父对我春晖般的关爱，那是刻骨铭心的隔代疼爱。萦绕在我心头多少年的济宁情缘，也就不难找到答案了。

承载着祖父的无言厚爱，我长大成人，沐浴着济宁师专的知识雨露，我走上社会。我生命的成年里，济宁这座千年古城，应该占了好大的比重。

车水马龙的太白楼路，行色匆匆的人群，谁也不会注意，一代代人走过，一代代人走来，一代代人新生，生生不息之间，古城在蝶变，生活在翻新，爱心在传承，历史在前进。

这段割舍不了、挥之不去的古城情缘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还会一直存续下去，演绎下去……

①竹竿巷  
②人民电影院，今济宁影城  
③玉堂酱园  
④七号马路，今太白楼路

■资料图片

